

那是几年前的事了。商场逛累了,想找一个吃饭的地方,沿着陕西南路走,却拐进了丰子恺旧居。旧居门口有个矮矮的小牌“丰子恺旧居”。到了门口,二楼窗子里一位中年妇女探出头,问我们:“来看丰子恺旧居的吗?”“是。”然后她从二楼下来给开了大门,让我们进去。

一楼不是旧居,二楼才是。不是石门湾的缘缘堂。黄昏酒醒,灯孤人寂,先生是否想起缘缘堂——形式朴素,不事雕琢,却高大轩敞:正南向三开间,中央铺四方大砖,西室铺地板为书房,陈列书籍数千卷,东室为饮食间……亲戚老友,小聚闲谈,清茶之外,佐以小酌,上灯不散。油灯暗淡平和的光度和建筑的亲和力,笼罩了座中人的感情,安心舒适,娓娓不倦。环顾四周,感觉是不足20平方米的一居室。虽小,仄仄的,材料却组织得很好,有画、有字、有照片、有家具,墙上的讲解富有风格。还

有好多出版物。我在一幅合家欢前驻足。那小燕子似的孩子在我眼前栩栩起来:瞻瞻!那个对“小小的失意,像花生米翻落地了,自己嚼了舌头了,小猫不肯吃糕了,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,昏去一两分钟”的瞻瞻;那个“用两把芭蕉扇做成脚踏车,把麻雀牌堆成火车、汽车,挺直了嗓子叫‘汪——’”咕咕”的瞻瞻。阿宝!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,给宝宝的脚穿了,划棘立在地,得意地叫“阿宝两只脚,凳子四方只脚”……

软软!你常常要弄爸爸的长锋羊毫,或者拿起自来水笔一揮,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……端详着照片中的先生,慈祥柔情,他该是世界最幸福的父亲。他说,近来的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:天上的神明与星辰,人间的艺术与儿童,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,是在人世

难做「翻译官」

孔曦

一讲到翻译官,有点年纪的上海人,大概会想起电影《小兵张嘎》里的胖翻译官。这里要说的,是把普通话写的文章改写为沪语文字稿,供人诵读。此事看起来容易,真正改写改读时难点却很多。有的沪语播音员可直接拿过来读,这种功力,常人是没有的。

有时候,有些词汇构成以及句子语法,沪语跟普通话间的差异,并不比汉语和外语之间小。比如,沪上公交车上常响起这样的提醒:“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。”接下来是沪语播报:“请拨需要帮助个乘客让个座”,完全照抄普通话的语序,听来很不舒服。同样是这句话,松江区的公交车上,沪语播报是“请依让只位子拨需要照顾个乘客”。这才是鲜活的、真正的上海话。就说这个“让”,沪语当中,通常用在“让只位子”“谢谢侬,让一让”“阿拉是让让依噢”之类的口语中。现实生活中,我们的年轻一代,常会把普通话里的用法直接移过来,比如,“依为啥勿让我去啦”?正宗的沪语,是“依为啥勿拨我去啦”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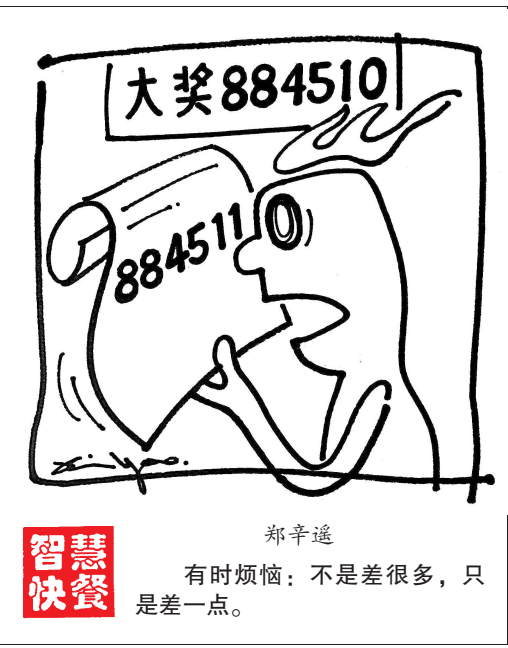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要说,方言也要与时俱进,跟上时代。我觉得,无论何时,基本的语法不能丢。否则,长此以往,会动摇沪语的根基。至于读音的嬗变、普通话词语的直接拿来,当是可以接受的。现在的我们,遇到新朋友,哪怕是说上海话,也总是说“加只威信”,其实是,“微波炉(V波炉)”,中年以上的上海人倒不会说成“威波炉”。还有“干干净净(清清爽爽)”“通通红(血血红)”“偶然(千年难般)”……这样的例子,不胜枚举。

也难怪,曾经,我们的孩子,在校园里被要求说普通话;在家也缺沪语氛围,父母和祖辈们都围着孩子说洋泾浜普通话;打各种客服电话,一旦遇到一个可以用沪语对话的人,竟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……

尚可欣慰的是,保护、传承沪语,已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,很多人为此身体力行,默默付出了很多年。如今,“上海发布”微信公众号,会定期介绍沪语词语和惯用语,推出上海话儿歌和古诗词朗读;《新民晚报》的“上海闲话”专版,为沪语写作提供了一个平台,“夜光杯”微信公众号里也能听到用沪语朗读的文章;每逢农历节气,《新民晚报》新媒体频道“上海时刻”都会推出一期短视频海报,用沪语讲述这个节气的特点和习俗。一老一小的上海话,老的软糯,小的清脆。

近年来,也有几篇拙作被译写成沪语,牵头的丁迪蒙老师会把译写稿发给我,由我自己修正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,我体会到了翻译之难。有的词译写成上海话之后,或褒贬发生了变化,或意思打了折扣。为此,不由深深地钦佩那些真正的翻译家。但和从事沪语保护、推广、传承的老教师们相比,“翻译官”之难,不算什么。

我觉得,沪语能否传承下去,当下的年轻一代任重道远。比如,除了丁迪蒙、葛明铭、黄瑜涵这一代老师,年轻的朱贞森、张晨姝、曹凯等也一直在默默奉献;希望能从小朋友抓起,在家、在校的课余时间,为孩子们营造说上海话的氛围。但愿我们一直能葆有鲜活的沪语,作为自己的乡音。



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、星辰、艺术同等的地位。难怪朱自清先生说: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。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,真是“蔼然仁者之言”。然而,我的心像被抽空了一样痛:这小燕子似的孩子,陆陆续续地去了。

瞻瞻,丰华瞻,丰子恺长子。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。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,已经去世了。

“哦,西风啊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这是他的翻译的《西风颂》(雪莱)。

阿宝,丰陈宝,上海市文史馆馆员。2010年12月逝世。根据本人遗愿,后事从简,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,遗体捐赠复旦大学医学院。据妹妹丰一吟回忆,“丰陈宝从英文翻译过《和声》(管弦乐法),从俄文翻译过托尔斯泰的《艺术论》……”

我们从墙上合家欢下面的文字中看出,健在的只有幼女丰一吟。有一张“丰子恺艺林”的名片,上面有一吟十二岁的画像:盛年不重来,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,岁月不待人。下有一行小字:周六下午3至5点到场。

拿着这张名片,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慰藉。

我们参观时,一直有一老一少陪伴。我们说,这样把民居置换下来,留存文化,功德无量。老人娓娓地向我们介绍说,前几年,二楼和三楼由丰子恺的孙子花350万元买回

来,办起了这个丰子恺纪念馆。那年轻女子讲,表弟有钱出钱,她没钱出力,每天来招待参观的客人。我想,她就是传说中的“杨门女将”了。

丰陈宝的爱人杨民望,生前编写、翻译了不少音乐书。其中《世界名曲欣赏》一书,尤其脍炙人口,可惜他编完第三册、刚开始编第四册时,因患肺癌而去世了,时年64岁。令人感动的是宝姐竟率女领子,继承夫业。第四册竟由他们母、

堂侄儿媳从“月子母婴养生馆”凯旋,晋升四世同堂的祖爷辈的我受邀,自然去道贺。是时也,产妇半靠半卧,笑意荡漾;她老公公胖搂着胖嘟嘟的二女儿,春风拂面;邻里朋辈祥和一色,笑赞:银子打墙。

宴客的夫妇俩在长女5岁后有二胎,原本期待转胎得子,构成个“好”字,谁知落了空,但这并不溅起涟漪;更令我意外的是,他俩二胎生女却仍入住为期28天却索费5万元的本地区豪华的“月子养生馆”,主导理念是“优生优育”!他们家的这一举措,现场并非逢场作戏的热闹氛围,“过来人”的我暗自喟叹:这时代,真翻篇了。

置身其间,我立刻由此及彼地回溯穿越。八十

多年前,同村不远处一踏雪留痕的农历正月初三的破晓之晨,我那年迈孀居的祖母得知大房儿媳这次居然破天荒,生下男孩,三

有女即是安

黄柏生

房终获一子的喜悦推搡腿脚拐瘸的她,再不顾及“红房”三日禁忌,直闯而入,顾不上一步踏翻婴儿待用浴盆……佳音传至在沪经商的四女之父,立刻“睡起今朝觉再生”地浪子回头,不再酗酒赌博,白花花的银洋月供口汇到。嘿,就多了一个把子的柔嫩的我,让四女之母一下挺起脊梁,让母亲第一次享受像样的月子待遇!

眼前如许青壮贺客自然不理解老辈人,尤其农村乡里人都只盼生儿子且多多益善的偏狭,实在是出于“长治久安”的现实的绸缪。比如散乡里的祖传铁律是,凡男丁都可分得本村定量的山林或农田,而女孩则是“外人”!(当时一村一姓,同姓不通婚)因此,想维系香火使之炊烟袅袅不绝,全仗男劳力自然形成的“社会保险”!有鉴于此,在我四姐出生时,我目不识丁却最为现实的祖母在产房外当即大暴粗口:“都生女儿,家里可以

开‘堂子’啦!”狠用手中一满碗早饭的碗,悻悻而去。当然,在上海工作的父亲闻讯同样失魂落魄。

二十多年后,我复制了2.0版。在三女受孕后不久,赌一把的我,通过熟友请专家听过诊,她断定这胎转了,生子是大概率。于是,晴空霹雳砸来时,我全身软瘫,踉跄而归,连新生儿的出生证都不知去向。我回到家,孰知母亲得讯,平湖皓月,安定若素,只问一句:“生得顺利吗?”当听说“像生蛋一样快”的回复,母亲立即焚香祷告:“母女平安,阿弥陀佛!”——母亲那将心比心的大爱表率,让我方始羞愧于理念的落伍,走出祖母“基因”的“阴霾”。

从至圣先师的“唯女子与小人不养也”的男尊女卑,到“时代不同了,男女都一样”的发声,至少经历了2500年的沧桑。如今,年至耄耋的我俩,在众星拱月月更皎的三个女儿的悉心呵护下,尽享天年之安乐。于是,回神转身,后,高辈分的我,在递上红包、康乃馨之后,还谆谆以告:“我的切身感受是:‘银子打墙’不重要,一子一女固然成个‘好’,但是,家中有‘女’就是‘安’,这是‘家和万事兴’之源!”

堂侄儿俩马上全听懂了。

我的母亲是越剧迷,只要她去看“绍兴戏”,总愿意带我去。越剧的发源地尽管在嵊县(今称嵊州),但因离绍兴较近,杭绍沪一带的老百姓早年习惯称越剧为“绍兴戏”。母亲不仅喜欢欣赏,对各种流派唱腔也相当谙熟,直至现在,我只要听上一二句,就知道是什么派。

1953年11月,彩色电影越剧舞台艺术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摄制完成,第二年夏天,我从杭州到上海度暑假,开学前,母亲带我去看了这部电影。不久,我依依不舍地回杭州去了。碰到不念书时,我就独自坐在门槛上,出神地回忆和母亲一起看《梁祝》的情景,被这忠贞爱情感动。有时我会拿出电影说明书看,甚至落泪。这一切,祖父都看在眼里。

有一天晚上,祖父特意让我和他隔着一只方形的高茶几聊天(其实是给我讲故事):祝英台在家死缠着其父祝员外,要他答应自己女扮男装,到杭城去读书。祝员外认为,大家闺秀诗书还是要修的,最终答应了女儿,并嘱英台的贴身丫环银心扮成书童伺候。转眼三年过去,祝员外思女心切,派人捎信让英台回家。祝英台不忍与同窗梁山伯分离,一再拖延。无奈的祝员外只好佯称病重,英台才赶回家来。到家后,祝英台发现父亲没病,不高兴了。而祝员外见女儿回来,话多得不得了,问她在杭城交了几个好友。“梁山伯。”祝英台气呼呼地说。员外大惊失色;在书院读书的都是男的,女儿结交了“两三百”个男朋友,若今后都来提亲,该如何应付,就干脆将祝英台许配给了马文才。父命难违,英台托人要梁山伯来家相商。见到梁山伯,祝员外才知搞错了,梁山伯不是“两三百”人,而是女儿真心相爱的同学。但出于自己的身份,再说马家已下聘礼,左思右想,准备一错到底。

祖父讲的是个流行在绍兴地区的传说,是个另类的《梁祝》版本,祖父的本意是要我区别现实与民间文学。

不过我至今认为,“梁祝”中最精彩的戏是“十八相送”,而整部戏最让人感动的一句台词也在这场戏的结尾,祝英台把自己以“小九妹”的名义许配给梁山伯并依依不舍地与之告别:“梁兄你花轿早来抬。”——好一句争取婚姻自主的心声。

梁祝哀史的另类版本

陈钰鹏

瞬息万变 醉书其间

张大文

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,望湖楼下水如天。

苏轼的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(其一)》速写瞬息万变之景,抓住了一个“忽”字:你看,黑云像打翻墨水那样地泼将过来,是忽;白雨在黑云未覆盖全山时争先恐后,横冲直撞,滚翻腾跃,跳珠乱入,也是忽;卷地狂风把黑云白雨兜底托起,凌空裹挟,顿化乌有,更是忽;一湖静水悄悄映出一空蓝天,眼目清亮,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,最是忽。

显然,唯有大自然这种疾风暴雨忽来忽去、如醉如狂的现象,才与题目中“醉书”二字一拍即合。然而,从自然现象到诗歌创作又不能同步相印。所谓“醉书”,必有初醉捕捉意象到初醒修辞成诗的过程。

大凡饮酒初醉,思维活跃,反应灵敏,动作粗放,既乘兴于酣畅淋漓的现场实录,又警惕于阅万漏一的错失典型;直到观察再三,成竹于胸,念兹在兹,稍事休息。后来酒后初醒,不禁情急目明,幻景再现,词句得心。虽云山之亮色,亦搏击之忆归,便把未遮山先有雨,未成雨行已入船,卷地大风未到颠,一湖未留一点暗的俗景俗句组织成诗情画意:黑云遮山前,急雨捷足到船,于是得—“未”字让出半拍时差,给雨珠乱弹入船争得方寸空间;再由船及湖,恶浪肆虐,非卷风连底旋空不散,用—“吹”字举重若轻,使水天一色,恍若隔世。这正是苏轼凭感觉做诗,我们凭吟诗感觉:落日照湖光,一醉铺华章。

来,办起了这个丰子恺纪念馆。那年轻女子讲,表弟有钱出钱,她没钱出力,每天来招待参观的客人。我想,她就是传说中的“杨门女将”了。

丰陈宝的爱人杨民望,生前编写、翻译了不少音乐书。其中《世界名曲欣赏》一书,尤其脍炙人口,可惜他编完第三册、刚开始编第四册时,因患肺癌而去世了,时年64岁。令人感动的是宝姐竟率女领子,继承夫业。第四册竟由他们母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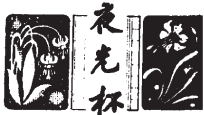
散氏盘之地,现凤县宝鸡凤翔一带。大散关乃散国之关隘。

又比如一枚珍贵的写在木简上的汉简请假条。竹木片上的简牍书法,存在于先秦至魏晋,居延汉简乃

“闲浸”之美 赵韩德

佼佼者。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东汉《隧长病书》,是一份因病请假条:“(隧长)二月壬午病加两脾……不耐食欲,未能视事,敢言之。”守候长为其转往上级:“谨写移隧长……病书如牒,敢言之。”后有批示曰:“请令就医。”读这写在木片上的书法,笔墨精到,气息华美,令我感叹不已:世上竟有如此品位不凡的请假条。

临帖,才知道好字不只限于



雅玩